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大学

过去，现在与未来

迷失的大学教育

[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 著
范伟 译

大学存在的伟大目的，
不是帮学生为就业做准备，而是点燃他们的思想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ANDREW DELBANCO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大学

过去，现在与未来

迷失的大学教育

[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 著
范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 / (美) 德尔班科著；范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书名原文：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ISBN 978-7-5086-4643-5

I. ①大… II. ①德… ②范… III. 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23855 号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by Andrew Delbanco

Copyright ©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Oxford Street,

Woodstock, Oxfordshire ox20 1TW

press. princeton.ed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

著 者：[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

译 者：范 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3-7144

书 号：ISBN 978-7-5086-4643-5 / F · 3204

定 价：36.00 元

印 张：15 字 数：430千字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真正的大学将永远只有一个目标——不是去谋衣食无忧，而是探寻丰衣足食后的人生意义与宗旨。

——W.E.B. 杜波依斯

献给我的学生们

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

序言

同事们听说我在写一本大学教育方面的书时，他们不时会问我原因。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就像问一位医生，他为什么对医院和病人感兴趣；或者问一名建筑师，为何他关心建筑和建筑里面生活工作的人。的确，在这个话题上，大多数书的作者，要么是将其作为专业来研究的学者，要么是领导某种学术院校之类的退休校长。因此，为什么一个美国文学教授会干这个？有时候，这问题甚至让人心生犹疑和反对，就好像我对自己本职那“三分地”越来越没兴趣一样。

我有两个答案，值得在本书开头做一番陈述。

第一个答案说起来很简单。本科教育的目的和做法如何表述和实施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令人着迷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本书会让读者多少感受到这种魅力。

第二个答案说起来有点长，需要讲个故事。26年前，我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校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大会来讨论最近的预算危机（经常有危机，但这一次尤其严重）。在这次大会上，校长宣布，艺术与科学系（该系的主体部分是本科）的预算赤字增长得太快，他别无选择，只好敦促废除哥伦比亚大学的“需求回避录取”政策，从而控制助学金上的开支。作为一名新人，大部分同事我都不熟悉，但会议室里的很多杰出教师我都认识。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反对。他们说，校长的提议站不住脚。“需求回避录取”的政策传达了一种基本价值：我们学校必须对任何有资格的申请者开放，无论他们经济状况如何。教师们提出了一项动议，并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全体教师将按比例返还一定薪水，把它们筹集起来，留作助学金。最终校长让步了，“需求回避录取”的政策保住了。

当然，我也投了赞成票。就像《白鲸》（*Moby-Dick*）中的以实玛利（Ishmael）所说：“我是船上的一员；我跟其他人一起呼喊；我的誓言跟他们的密不可分。”就像以实玛利发誓加入猎杀白鲸一样，当时其实我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会后，走在校园

的路上，我向自己坦白，尽管“需求回避录取”本身听起来既公平又公正，而且很仁慈，但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句口号。我根本就不清楚它的意思。这个主意打哪儿来的？由谁来决定谁需要它？这项政策的成本如何？它是怎么支付的？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无知。通常对教师来说，他们工作的院校何以发展成现在的样子，院校是如何组织的，院校权威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教师所在院系之外的任何事，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教学和行政的分离是好事。这样，从一开始，你就可以自由地全神贯注于学术工作上。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使教师不能以知情公民的身份参与其大学院校的生活。

这次会议之后的几年，我着手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因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某些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录取和助学金方面的问题，还有课程设置、教学技巧、学术院校的财务结构，以及更普遍的大学教育的前提和目标问题。做这些工作时，我遵循了我自己从事教学所依据的原则——为了弄明白当前的问题，先去了解一下过去的事，这非常有用。一段时间后，我为研究生——一群未来的教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讨论美国大学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跟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前教务长罗杰·勒赫卡（Roger Lehecka）一样，我也开始给本科生上课，教美国高等教育中的

平权服务。最后，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就开始就它们写一些见解。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对当前和未来的大学教师有帮助，还对当前和未来的大学生有帮助。这个时代，关于我们的大学——它的高花费、低学业成就、教师的养尊处优（公认）等等片面的、参差不齐的报道铺天盖地。鉴于此，我还想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这本书。我希望，任何想教育我们的公民关心大学的意义和使命的人，都能从本书中享受到乐趣。

纽约城

2011年9月

想象一张清单，上面列着美国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别具一格。这份清单上可能包括原子弹、爵士乐、刑事辩护人的宪法权利、抽象表现主义、棒球、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和快餐……依列清单者的心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版本，但如果清单中没有收录美国的大学，那这清单显然是不完整的。

至少在印象中，我们都清楚这一点。美国人，尤其是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无时不在谈论大学——从蹒跚学步的小孩的第一次标准化考试开始，过程非常漫长，历经各种录取的捷报或噩

耗，到最后，就像一百多年前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描述他第20次大学聚会时所说：“黄皮、秃顶、牙齿掉光的人聚在一起，回忆红润的脸颊、乌黑的头发和远去的健康。”

对于当地的卖报人来说，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周，恐怕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出台年度大学排名那段时间。竞争性的出版物，如《花花公子》（*Playboy*）和《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等，也兜售着他们自己的排行榜：最佳派对大学、最佳“绿色”大学、最受少数族裔欢迎大学、性价比最佳大学……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版本的顶尖大学。如果你在谷歌（Google）里搜索“大学”（college）这个词——不久前，我试着这样干时，虽然会筛选出像“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或“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等和教育无关的关键词，但也会得到了52,800,000个相关结果。

但是，对于一所好大学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搜索来的这些闲言碎语大部分都很少给出答案。实际上，在大学为其学生做了什么的这个问题上提供的信息很少。我们用来评估一所大学的标准还都是——其教师发表文章的数量、获得捐赠的规模、录取中的选择度、校友捐赠率，甚至是毕业率。不久前《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马尔科姆·加德威

尔 (Malcolm Gladwell) 指出, 教师薪酬这一大学质量的标准衡量指标, 可能实际上跟教师对教学的投入成反比关系——因为薪酬最高的教授很可能受聘于研究型大学, 而在这样的学校里, 本科生教育一般都是副业。¹

不过, 我们互换地使用“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这两个词。我们说“她去了密歇根”, 或者说“他上了欧柏林”——都不大愿意说这些名字后面跟着的名词, 似乎学院和大学是一回事。实际上, 它们不是。诚然, 它们彼此联系(大部分学院的教师现在拥有一份高等大学的学历), 而且, 学院可能以“系”或者“学院”(school)的形式存在于大学里。但是, 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应该有不同的教学目标。学院(college)所做的是向本科生传播关于过去和来自过去的知识, 这样, 他们就可以在将来凭借它们谋生。大学(university)主要是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活动, 目的在于创造新知识, 从而超越过去。

这两种体系都是有价值的, 有时候它们会有重叠, 比如一名学院的学生跟一名学者或科学家合作, 做“尖端”或“开创性”研究——在现代大学出现以前, 这是不可思议的。更多的时候, 两种体系即使不彼此冲突的话, 也是彼此竞争的, 尤其是在这两者之一努力提升威望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的

缔造者，以格外坦诚的语气承认：“优秀的教师队伍会造成对本科生教学的不屑一顾。”差不多 50 年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就把这条“残忍的悖论”看作是“我们更紧迫的问题之一”。现在，这个问题更是空前地紧迫。²

确切地说，大学里哪些方面有危险？危险的多少何以重要？从根本上来说，大学应该是年轻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这段时期遨游人生寻求帮助的地方。它应该提供指导而不是强制灌输理念，应该帮助学生努力穿过成长这片危险地带，一路前进，实现自我认知。它应该帮助他们培养某些智识和心灵上的品质，使他们合格地成为具有反省精神的公民。下文中，我尝试把这些品质简化成一份清单。鉴于它们彼此密不可分，所以在优先性上没有特别的顺序：

1. 通过认识过去对当下保持怀疑的能力
2. 在看似互不相干的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能力
3. 在科学与艺术知识的陶冶下欣赏自然世界的能力
4. 愿意从自身之外的视角构想体验的能力

5. 道德责任感

这些思考和感觉的能力，成就起来很难，要保持住更难。无论“分配如何合理”“发展如何全面”，单单学习人文、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不能获得它们；仅仅从事学术研究，也没法充分地培养它们。把它们想象成商品，由学生购买，交货给他们，纯属荒唐。最终，学生们要掌握的东西，不是在评分或考试中，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中。

此外，鼓励和培养他们应该不偏离大学教育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会郑重讨论：在满足这项责任上，我们做得有多好。但是，我一直不情愿随声附和，呼喊说我们的大学状况糟糕透顶。全国各地，每时每刻——至少看起来大抵如此，我们都听说“管理人员膨胀，学费定价过高，教师薪水过高，设施破旧和教育经验欠佳”。³对这种危机的呼喊由来已久。早在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的丈夫时就说，大学生“抱怨他们的教授……公共事务缠身，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教育的“状况从来没这么糟糕过”。100多年后，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宣称，“美国高等教育最紧迫的问题是对大学低年级生——一、二年级生——的关爱。”把类似的哀叹编成一张列表，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排到现在，不会是什么难事。⁴

因此，任何想写一写我们的大学现状的人，都面临“喊‘狼来了’的男孩”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狼还没有来。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段急剧变动期，经受着各种力量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经济不稳定、信息技术方兴未艾的革命、K-12教育愈发明显地不足、青春期的延长、教职终身制作为一项学术规范的崩溃，还有，或许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应该在了解哪些东西上的共识的瓦解。所有这些都让教育工作变得史无前例地艰难和富有争议。对于这些力量，现在我想通过一家高科技公司的CEO的话，仅就其中一种——被称为教师的“临时工化”的制度，啰唆一下。

他说，从前，在美国的电影院，有数千名钢琴师演奏现场音乐；然后有一天，电影配乐技术出现了，突然之间，除了“两名钢琴演奏者搬到洛杉矶”提供录制电影配乐外，其余的乐师都失业了。以此类推，课程“内容”（阅读、讲课、习题集、小测验等等之类）现在可以上传到互动网站上，还可以雇用讲师（基本上就是计件工）来在线评估学生的学业。在数字时代之前，在大学教室里做教师的人，将不得不“去做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事”——就像那些过时的钢琴演奏者所不得不做的那样。⁵

在开发“在线”学习的新技术上，麻省理工和卡耐基梅隆等以科学为导向的院校一马当先，这绝非偶然。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鲍温（William Bowen）所说，尽管这些技术已经

在“很多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领域证明了其价值，但关键还是在于，它们是否能成功地适应新角色，成为推动真正的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英国教育学者埃里森·伍尔夫（Alison Wolf）这样写道：“对于精通专业的人文教师，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低成本、高科技的替代者。”——至少现在还没有。⁶

这个幽灵，尽管它正游荡在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但它还只是个影子，刚刚飘到本书要讲的故事的视线边缘。这是因为，我关注的是所谓的精英大学，到目前为止，对于在更脆弱的院校中已经大发神威的教员溃败问题，它们有更强的抵抗能力。但是，每个地方，教员的角色都在改变，没有大学能够不受这种强大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它有转变大学的前景，也有削弱大学的危险。随着这些力量扑面而来，悲叹和欢呼都无济于事。在我看来，它们反而督促我们勇敢地面对某些基本问题：这个时代，对大学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对于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越来越少的认同，那么，大学的目标和潜力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本书试图陈述某些基本原则，它们由历史传承而来，目前面临着颠覆性的挑战，但在我看来，在未来，它们仍不可或缺。

在开始本书的故事前，我应该详说一下我对重点的选择。在谈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时，一名学者这样说道：“哈佛、耶鲁

和普林斯顿设定的模式……成了全美国大学的模式。”⁷ 这些院校跟其他不多的几所高校一道，确立了课程规范、录取程序、助学金原则，甚至还有大学生活的仪式和典礼。无论大众对它们的痴迷可能有多变态，它们赢得的关注有多么畸形（考虑到它们较少的在校生数量，是大大地不相称），事实依然是：通过这些院校，才能最好地洞察教育的悠久历史。此外，如果说它们对于理解过去有特别的突出之处，那么，在当前，对于未来应保持、改进或抛弃哪些教育原则的争论中，它们也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我对高校的关注视野较窄的话，在看待大学的纷繁多样性（如一名作家所说，“我们称之为大学的，有着五花八门的例子”）上，我还是竭力保持宽广的视野。⁸ 美国的教育“系统”的一大优势就是，它从来没真正成为一个系统。在美国，大约有 4000 所大学：乡村的、都市的和郊区的；非盈利的、盈利的；世俗的、宗教的；有些小而独立，其他的则从属于大型研究院校；有些有高度选择性，其他的却几乎录取任何人，只要他们申请了并且有办法支付学费。在过去差不多 20 年里，我参观过 100 多所各式各样的大学，我希望，这会有助于减少错误，把它们想象成跟我最了解的大学差不多。

对大学的情况，即使只是做一番快速地扫视，也会明白：大学的意义在激烈地变化，院校之间的差异在飞速增大。⁹ 对于较